



READERS

读者[®]

合订本

2002.13—24 / 总第282—293期

珍藏版

◎ 博采中外 ◎ 荟萃精华 ◎ 启迪思想 ◎ 开阔眼界 ◎



刊号: CN62-1118/Z ISSN 1005-1805

读者杂志社

 **DUZHE**

读者

中国标准刊号：

ISSN 1005 - 1805

CN 62 - 1118/Z

国内邮发代号：54 - 17

国外发行代号：M 1161

编委会主任：傅保珠

顾问：胡亚权

主 编：彭长城

副主编：陈泽奎

编辑部副主任：李剑冰 袁勤怀

责任编辑：富康年

编 辑：侯润章 王 祎

编辑部电话：(0931)8773354

美术部副主任：高海军

美术编辑：高海军

美术部电话：8773353

经营部副主任：康力平

广告 8773309 杜孟瑛

发行 8773309 王 燚 张笑阳

服务部 8773350 白熠峰

编辑：读者杂志社

出版：甘肃人民出版社

制版：《读者》电脑设计室

印刷：兰州新华印刷厂

发行：兰州市邮政局

通讯(投稿)地址：

(730030)中国·甘肃省 兰州市

中央广场邮局 《读者》信箱

☛ 杂志社总机：(0931)8773352

传真(FAX)：(0931)8773310

电子信箱(E-mail)：

duzhe@public.lz.gs.cn

社址：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

广告经营许可证：甘工商广字 6200004000088 号

广告总代理：

北京天汇广告公司

电话：(010)65661239

《读者》(乡村版)、《读者》(盲文版)、《读者》(维文版)同时出版

2002 年第 13 期(总 282 期)

文 苑

·卷首语· 绿色的心 赵咏鸿 1

·文 苑· 葡萄熟了 小 羽 4
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 曾 卓 5
废园纪颓 程宝林 6
一把炒米 袁炳发 11
月亮之美 毛时安 20
妈妈的眼睛 布洛宁 24

·幽默小品· 冰块的秘密 62

·书 摘· 谢谢你来 詹姆斯·玛·肯尼迪 56

人 物

·人 物· 第一把小提琴 本多显彰 15
老舍过年 舒 乙 26
与丘吉尔抽雪茄 陈耀明 38

·名人轶事· 莫扎特“解套” 肖云龙 19
大家风范 红叶小痴 23
作家的文字缘 饶 武 29

社 会

·社会之窗· 树犹如此 拓 夫 32
金钱只认得金钱 流 沙 39

·杂谈随感· 教养的证据 毕淑敏 12
地上的钱包 王四四 18
很久不心疼了 魏不不 40
道德与经济 卢周来 55

·今日话题· 高校扩招断想 郑也夫 16

人 生

·人世间· 黑海边的天堂 星 云 8
方妈妈 中原渔人 43

·人生之旅· 一个祝福的价值 康 杰 44
华盛顿先生 莱斯·布朗 50

·两代之间· 不要再邮寄拐杖 得 林 25
妈妈的糙手 张若愚 30
最美的声音 包利民 47

·青年一代· 做个邮递员也不错 沈嘉禄 33
生命中的三个火把 游宇明 48
一定要洗七遍 王 静 57
捡酒瓶的男孩 许申高 60



首届
国家期刊奖



第二届百种全国
重点社科期刊



甘肃省
一级名牌期刊

· 心 声 ·

我的《读者》情缘

仔细想来,从初中时代起我就开始翻阅《读者》,在不知不觉中它已陪我走过了12年的人生历程。不变的依旧是它的姓名我的姓名,改变的却是它的内容和我的容颜,以及一颗日渐成熟的心。

对于《读者》,没有痴爱到每期都买、每期必看……只是在等车或坐车时我会买来消遣的杂志肯定是它;只是在无聊时向同学借书时肯定会说“有《读者》吗?”;只是在心情不好时,用来排忧解难的书也肯定是它……淡淡的书香、浓浓的情谊、质朴的语言以及一腔真挚的热情,这就是《读者》带给我的感动。12年了,我走过求学的四个阶段:初中、高中、大学、研究生,我也读懂了《读者》的四种意境:天真烂漫、拼搏进取、休闲雅致、百味人生。看别人的故事,读别人的心情,听别人的话语,懂别人的心灵,我也就明白了自己的情形,我的昔日、今天和不能预期的未来,《读者》拉近了这个偌大的世界里我们熟悉的和陌生的人的距离。

人生总是很奇怪,一次不经意的回眸,你才会明白,其实珍爱就近在身边,而你却一直没发现。

北京读者/胡丽霞

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将原杂志寄回编辑部,由本刊负责调换。

七月 A 目 录

人 生		
· 婚姻家庭 ·	一个乘客的航班	李 言 14
生 活		
· 生活之友 ·	洒扫心灵	张丽钧 22
	你有没有使自己惊奇过	吴光远 36
	在看得见的距离内招手	梁文福 41
	偶尔停下来	鲁先圣 45
	优秀男人字典	胡占凡 46
· 心理人生 ·	不生气的秘诀	金世彬 13
	与你闹别扭的生活	鲁纪平 21
	黑酥油与白酥油	鲍尔吉·原野 28
· 经营之道 ·	值钱的是手艺	张枫霞 37
	补鞋女	董劲聪 58
知 识		
· 知识窗 ·	神秘的海流——厄尔尼诺	丁 颖 42
	词语的来历	52
	世界究竟有多大	54
· 科学新知 ·	水刀	天 道 54
看世界		
· 在国外 ·	犹太人的“扶贫”	严 晓 60
	管理人群的智慧	南 湖 61
· 天南地北 ·	宇宙精英名录	亚历山大·贝列日诺依 63
点 滴		
· 漫画与幽默 ·	漫画与幽默	34
· 言 论 ·	关于女人与男人的一些说法	马长山 49
	言论	59
· 报刊拾零 ·	官与民	62
· 补 白 ·	心的位置	王晓莉 11
	初恋似杜鹃	安 妮 28
	小提琴和大蒜	贝德罗斯-霍拉桑捷安 47
	暖意	丽 钧 53
	有问题是因为活着	罗 西 59
交 流		
· 编读往来 ·		64
· 封 面 ·	石韵	伯特·威克伦德 撰



卷首语

绿色的心

●赵咏鸿

如果说生命只是一个不能重复的花季，那搏动的心便是一朵永不凋零的春花。

早春二月，乍暖还寒的时候，鹅黄隐约，新绿悄绽，昭示着生命的勃勃，那是旭日般的青春；阳春三月，杏花春雨时节，桃红柳绿，柔风拂雨，飘扬着自然的伟力，那是如火的中年；晚春四月，芳菲渐尽之际，远山幽径，柳暗花明，辉煌着黄昏的执著，这是晚晴的暮年……

夏、秋、冬只属于肉体，心灵之树是常青的。

“不行春风，难得春雨”，生命之绿需要的是德行的沐浴、坚韧的浇灌、挚爱的孕育！

心的本色该是如此。成，如朗月照花，深潭微澜，不论顺逆、不论成败的超然，是扬鞭策马、登高临远的驿站；败，仍清水穿石，汇流入海，有穷且益坚、不坠青云的傲岸，有“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”的倔强。荣，江山依旧，风采犹然，恰沧海巫山，熟视岁月如流，浮华万千，不屑过眼烟云；辱，胯下韩信，雪底苍松，宛若羽化之仙，知暂退一步，海阔天空，不肯因噎废食……

德是高的，心是诚的，爱是纯的，心便会永远是绿色的。

季节的斑斓和诱人，来自自然的造化；芸芸众生的春景，源自于创造。诗人有云：没有比行动更美好的语言，没有比足音更遥远的路途……

一生的春色，需要一生的装点。

拥有绿色的心，便会拥有一切。



（立 纯摘自《生活之友》2002年第5期）

DUZHE

读者

中国标准刊号:

ISSN 1005 - 1805

CN 62 - 1118/Z

国内邮发代号: 54 - 17

国外发行代号: M 1161

编委会主任: 傅保珠

顾问: 胡亚权

主 编: 彭长城

副主编: 陈泽奎

编辑部副主任: 李剑冰 袁勤怀

责任编辑: 富康年

编 辑: 侯润章 王 祎

编辑部电话: (0931) 8773354

美术部副主任: 高海军

美术编辑: 高海军

美术部电话: 8773353

经营部副主任: 康力平

广告 8773309 杜孟瑛

发行 8773309 王 燚 张笑阳

服务部 8773350 白熠峰

编辑: 读者杂志社

出版: 甘肃人民出版社

制版: 《读者》电脑设计室

印刷: 兰州新华印刷厂

发行: 兰州市邮政局

通讯(投稿)地址:

(730030) 中国·甘肃省 兰州市

中央广场邮局 《读者》信箱

☛ 杂志社总机: (0931) 8773352

传真(FAX): (0931) 8773310

电子信箱(E-mail):

duzhe@public.lz.gs.cn

社址: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甘工商广字 6200004000088 号

广告总代理:

北京天汇广告公司

电话: (010) 65661239

《读者》(乡村版)、《读者》(盲文版)、《读者》(维文版)同时出版

2002 年第 13 期(总 282 期)

文 苑

·卷首语· 绿色的心 赵咏鸿 1

·文 苑· 葡萄熟了 小 羽 4

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 曾 卓 5

废园纪颓 程宝林 6

一把炒米 袁炳发 11

月亮之美 毛时安 20

妈妈的眼睛 布洛宁 24

·幽默小品· 冰块的秘密 62

·书 摘· 谢谢你来 詹姆斯·玛·肯尼迪 56

人 物

·人 物· 第一把小提琴 本多显彰 15

老舍过年 舒 乙 26

与丘吉尔抽雪茄 陈耀明 38

·名人轶事· 莫扎特“解套” 肖云龙 19

大家风范 红叶小痴 23

作家的文字缘 饶 武 29

社 会

·社会之窗· 树犹如此 拓 夫 32

金钱只认得金钱 流 沙 39

·杂谈随感· 教养的证据 毕淑敏 12

地上的钱包 王四四 18

很久不心疼了 魏不不 40

道德与经济 卢周末 55

·今日话题· 高校扩招断想 郑也夫 16

人 生

·人世间· 黑海边的天堂 星 云 8

方妈妈 中原渔人 43

·人生之旅· 一个祝福的价值 康 杰 44

华盛顿先生 莱斯·布朗 50

·两代之间· 不要再邮寄拐杖 得 林 25

妈妈的糙手 张若愚 30

最美的声音 包利民 47

·青年一代· 做个邮递员也不错 沈嘉禄 33

生命中的三个火把 游宇明 48

一定要洗七遍 王 静 57

捡酒瓶的男孩 许申高 60

《读者》· 2002 · 13



首届
国家期刊奖



第二届百种全国
重点社科期刊



甘肃省
一级名牌期刊

· 心 声 ·

我的《读者》情缘

仔细想来,从初中时代起我就开始翻阅《读者》,在不知不觉中它已陪我走过了12年的人生历程。不变的依旧是它的姓名我的姓名,改变的却是它的内容和我的容颜,以及一颗日渐成熟的心。

对于《读者》,没有痴爱到每期都买、每期必看……只是在等车或坐车时我会买来消遣的杂志肯定是它;只是在无聊时向同学借书时肯定会说“有《读者》吗?”;只是在心情不好时,用来排忧解难的书也肯定是它……淡淡的书香、浓浓的情谊、质朴的语言以及一腔真挚的热情,这就是《读者》带给我的感动。12年了,我走过求学的四个阶段:初中、高中、大学、研究生,我也读懂了《读者》的四种意境:天真烂漫、拼搏进取、休闲雅致、百味人生。看别人的故事,读别人的心情,听别人的话语,懂别人的心灵,我也就明白了自己的情形,我的昔日、今天和不能预期的未来,《读者》拉近了这个偌大的世界里我们熟悉的和陌生的人的距离。

人生总是很奇怪,一次不经意的回眸,你才会明白,其实珍爱就近在身边,而你却一直没发现。

北京读者 / 胡丽霞

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将原杂志寄回编辑部,由本刊负责调换。

七月 A 目 录

人 生

- 婚姻家庭 · 一个乘客的航班 李 言 14

生 活

- 生活之友 · 洒扫心灵 张丽钧 22
你有没有使自己惊奇过 吴光远 36
在看得见的距离内招手 梁文福 41
偶尔停下来 鲁先圣 45
优秀男人字典 胡占凡 46

- 心理人生 · 不生气的秘诀 金世彬 13
与你闹别扭的生活 鲁纪平 21
黑酥油与白酥油 鲍尔吉·原野 28

- 经营之道 · 值钱的是手艺 张枫霞 37
补鞋女 董劲聪 58

知 识

- 知识窗 · 神秘的海流——厄尔尼诺 丁 颖 42
词语的来历 52
世界究竟有多小 54

- 科学新知 · 水刀 天 道 54

看世界

- 在国外 · 犹太人的“扶贫” 严 晓 60
管理人群的智慧 南 湖 61

- 天南地北 · 宇宙精英名录 亚历山大·贝列日诺依 63

点 滴

- 漫画与幽默 · 漫画与幽默 34

- 言 论 · 关于女人与男人的一些说法 马长山 49
言论 59

- 报刊拾零 · 官与民 62

- 补 白 · 心的位置 王晓莉 11
初恋似杜鹃 安 妮 28
小提琴和大蒜 贝德罗斯-霍拉桑捷安 47
暖意 丽 钧 53
有问题是因为活着 罗 西 59

交 流

- 编读往来 · 64

- 封 面 · 石韵 伯特·威克伦德 摄



○小 羽译

葡 萄 熟 了

阿尔弗雷德 17 岁那年在一次事故中双目失明了。此前，他是大学里的高才生，是校队出色的棒球手，是女生们青睐的美少年。可是，这一切都随着突如其来的黑暗消失了。他无法面对这样的打击，他将自己封闭在屋子里，拒绝与外界往来。

阿尔弗雷德住在格拉夫的教母知道他的近况后，立即邀请他到乡下来散心。

格拉夫是法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区，阿尔弗雷德的教母就住在一大片葡萄园边上。到格拉夫后，阿尔弗雷德的心境并没有随着田园风情转好。他每天都独自闷闷不乐地窝在教母家门口的躺椅里。一个礼拜六的午后，正当阿尔弗雷德昏昏欲睡时，一个稚气的女声在他身后响起：“嗨，你好，你就是那个新来的英国人吗？你真的什么也看不见？”阿

尔弗雷德没有吭声，每当有人向他问起这些，他的心里都会划过一种难言的刺痛，因为他能想到问话人那种无济于事的怜悯——哦，瞧他，真不幸！

但这次有点出乎意料，他听到轻微的脚步声走近了。接着，一只小手抓住他，又是那个稚嫩的声音：“来，用手摸摸我的脸，这样就能知道我的模样了。”他的手被那只柔软的小手拉着轻轻按在了一张小脸上，能感觉到柔软的皮肤，圆圆的鼻子，还有，睫毛有点长，头发是蓬松的。阿尔弗雷德不由问道：“告诉我，你是谁呢？”“我是黛尔。”那个声音回答说。

黛尔是教母邻居家的小女孩，刚满 9 岁，她父母经营着一个历史悠久的葡萄酒庄园。大概村子附近没有跟黛尔年龄相仿的

玩伴，所以孤单的小女孩就瞄上了阿尔弗雷德。起初，阿尔弗雷德并不想跟黛尔有什么来往，因为生活已经让他够心烦的了。可黛尔并不在意他的冷淡，她总是“一厢情愿”地缠着他。

一天，黛尔用带点讨好的口气对阿尔弗雷德说：“我带你到我的葡萄园里去玩好不好？”阿尔弗雷德生硬地拒绝道：“不行。”“为什么呢？那里可漂亮了，葡萄已经熟了。”黛尔不解地问。阿尔弗雷德才不管那里怎么样呢，他粗暴地打断她：“我是个瞎子，我又看不见什么鬼葡萄！”黛尔细声细气地说：“可是，可是我不是带你去看葡萄呀，你可以用手触摸，用鼻子闻，用嘴巴尝，还可以用耳朵……”“耳朵怎么啦？”“耳朵可以听见早晨的露水从葡萄叶子上落地的声音，很小的声音，用



心才能听见。”

是啊，即便看不到美丽的景致，还有心可以去聆听，去感受啊，阿尔福雷德慢慢伸出他的手，在黛尔的牵引下向葡萄园走去。

生活的滋味果真不是单凭眼睛去发现的，整个夏天，经常可以看到阿尔福雷德和黛尔在葡萄园的身影。漫山遍野种植着许多酿酒的优质葡萄，出身葡萄酒世家的黛尔引着阿尔福雷德尝遍了园子里的葡萄，娓娓地告诉他每一款葡萄的名字：梅乐、解百纳、品丽珠、赤霞珠、苏蔚浓、白麝香等等，有时，小女孩还调皮地跑来跑去，摘一些葡萄放在他嘴里，让他猜那些葡萄的名字，这似乎成了他们闲逛时的一件乐事。

收获葡萄的时节到来了，村里人按传统要开启陈年的葡萄酒庆贺。在这个热闹的宴会上，热情善良的葡萄园主把第一杯酒献给了阿尔福雷德，他小心地啜了一小口，咂了咂嘴，随兴说道：“我感觉大概有一半比例的赤霞珠葡萄、三成的梅乐葡萄和两成左右的品丽珠葡萄，还有点醋栗的味道。”听了他的话，葡萄园主愣住了，因为他竟准确说出了那种葡萄酒的配方。过了片刻，又有一位客人换上另外一种酒请阿尔福雷德品尝，他依然准确说出了酿酒葡萄的比例。客人们接二连三地递给阿尔福雷德不同的葡萄酒，他居然屡试不爽。

这真是奇迹，连阿尔福雷德自己也惊奇不已，但坐在一旁的黛尔并不感到特别，她明白其中的奥秘。小女孩不动声色地将自己面前的一小杯酒递给阿尔福雷德说：“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杯酒里有些什么呢？”阿尔福雷德抿了一口，皱了皱眉头，又尝了一小口，然后笑着说道：“哦，由精选的苏蔚浓和白麝香葡萄合成的干白，这是你们庄园最好的酒，不过，恐怕有人刚才

私下加了一点没有成熟的新鲜塞蜜容葡萄汁，百分之八的比例。”黛尔顽皮地笑出声，她凑到阿尔福雷德耳朵边嘀咕道：

“这是我们的酒，是我们的秘密，只有你能尝出来。”

冬天来临的时候，阿尔福雷德离开了格拉夫，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因失明而变得阴郁乖戾的小伙子了，生活对于他有了新的目标，而这些全都依赖一个9岁的小女孩所赐。

回到英国后，阿尔福雷德很快在英国的品酒师圈里崭露头角。一个品酒师通常是用舌头判定味道，用鼻子品评芳香，用眼睛观察色泽，而阿尔福雷德却是用心，他不仅用心品出了酒的味道，而且用心品出了酒的色泽芳香，更重要的是，他用心品出了酒的质地，体会到了酒的境界和韵味。时光流转，他以出神入化的品酒技能逐渐成为声名远播的顶级品酒大师，许多新款葡萄酒一经他鉴定都销路大开。

十多年过去，阿尔福雷德步入中年，在伦敦拥有了自己的葡萄酒鉴定公司。

一天，一位年轻的法国游客来到阿尔福雷德的公司，她还带着一款新制的葡萄酒，她坚持请阿尔福雷德本人鉴定。在二楼安静的品酒屋，阿尔福雷德将杯子里的酒放近鼻子嗅嗅，然后抿了一小口，他怔了怔，随即微笑道：“由精选的苏蔚浓和白麝香合成，来自我一个朋友的葡萄酒庄园，而且还私下加了点新鲜的塞蜜容葡萄汁，百分之八的比例。这一次葡萄熟了，我想她也长大了。”来客爽朗大笑着拉住阿尔福雷德的手，像好多年以前那样抚在她的脸上——葡萄熟了，带着年轻稳定的柔顺气息。小女孩已经长大成人了，脸上还泛着阿尔福雷德看不见的羞涩红润。



没有我 不肯坐的火车

●曾卓

在病中多少次梦想着
坐着火车去作长途旅行
一如少年时喜爱的那句诗：
“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
也不管它往哪儿开”

也不管它往哪儿开
到我去过的地方
去寻找温暖和记忆
到我没去过的地方
去寻找惊异、智慧和梦想

也不管它往哪儿开
当我少年的时候
就将汽笛长鸣当做亲切的呼

唤

飞驰的列车
永远带给我激励的渴望

此刻在病床上
口中常念着
“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”
而耳中飞轮在轰响
脸上满是热泪
起伏的心潮回应着列车的震

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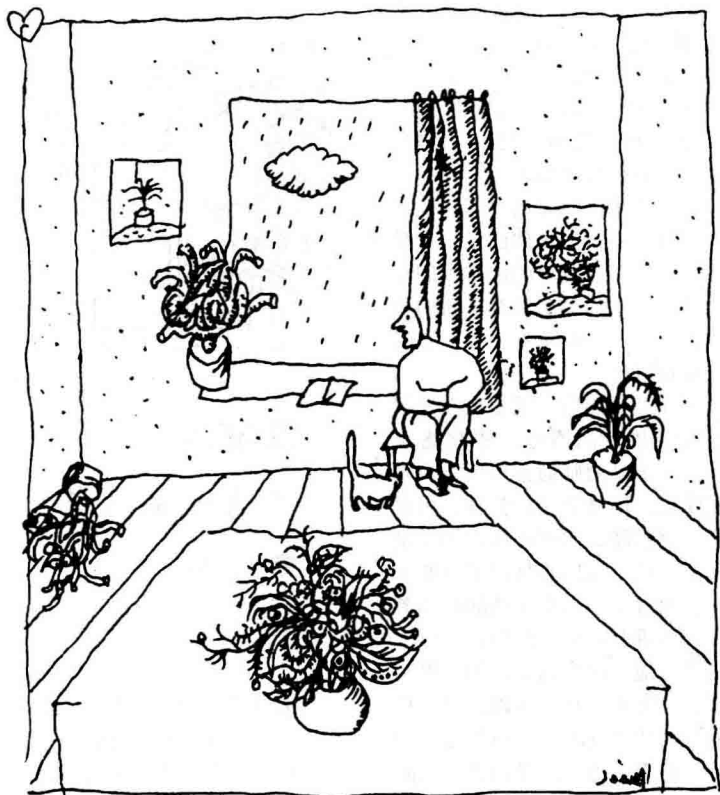


(蒋久文摘自《诗刊》

2002年第4期)

(菲雨摘自《知音·海外版》

2002年第5期，胡志明图)



是的，我只有一颗柚子。但一颗已经足够！造物主的赠予，我们既不能全部留存，更不能尽数带走。一颗柚子，已足以证明一个季节的饱满与圆润。

●〔美〕程宝林

废园纪颓

搬进来的第一天，打开窗帘，见到满园的衰败和芜杂，心里便生了几分欢喜。一个散淡而疏懒的人，一座废弃的园子，两相厮守，是最最相宜的。若是换了一座落叶尽扫、杂草不容的花园，这份闲云野鹤般的闲适，就会被衬托得颇为惹眼了。所以，居家的日子，如果非有一座后园不可，那园子就一定要和我租住公寓的这座后园一样才好。

书房的窗前，三尺外的院子角落里，立着一株树，叶子一年四季不经意地绿着，就像一个懒得换衣裳的人，全年总是一袭青衫。没留意它开过花没有，更没有想过它叫什么名字。生于农家，长于田野，我认得更多的是南方的庄稼，中国的南方，一条混混浊浊的大河流过的地方。对于草木花卉，心里虽然喜欢，却并没有下过功夫，从植物学的角度

了解它们。好在树啊花啊，也并不在意自己的名气，兀自开着，兀自绿着。仲夏、深秋、隆冬，转眼之间，时序的轮子，又转到了“杂花生树、群莺乱飞”的这一环。遗憾的是，这里不是江南，是美西，太平洋的和风，就在海面上酝酿着，距这个季节的中心点——也就是我这座废园的直线距离，只有三英里。

想起江南就不由得想起余光中老先生的诗歌名句：“那么多的表妹走过荷塘，我只能采摘其中的一朵。”那是多么美丽动人的一幕！巧笑倩兮、美目盼兮的一群，衣香鬓影、环佩叮当的一群，唇绽榴齿、莲步乍移的一群，好像刚刚散了海棠诗社的酬唱，去赴贾府的琼宴。她们的身影，那河柳的婀娜，那垂杨的飘逸，看一眼，啊，只看一眼，就让我梦见了潇湘馆里那个回眸一望就看透我们——不过是“泥做的骨肉”——的表妹！时令尚早，“采莲南塘秋，莲花过人头”的景象，要在汉乐府里，要在秋凉之前才会出现，现在，莲塘荷残，宿雨声歇，哪一朵莲花第一个在夏天出水、出嫁，还要些日子才看得分明。

从对古典江南的乡愁里收回思绪，再看一眼窗前的树，竟然发现了一枚青春的、拳头大小的果实。我急忙放下手边的俗务，跑到院子里，仔细端详，竟是一颗柚子。我这才知道，原来这是一株柚子树。我不由得会心一笑：再谦逊的树木，结出的果实也会透露身份。这颗小小的柚子，供认了自己的母亲。就像小时候，一位女同学带了一枝玫瑰到学校里，让我认这种冷艳的花朵。我们这些乡下孩子，闻惯了土生土长、浓香扑鼻的栀子花，哪里见过这种高傲的花魂花魄。女同学用花刺轻轻扎了我一下，嗔怪说：“记住，有刺的是玫瑰！”我由此终生不忘——那朵玫瑰，那根刺。



我日常的功课之一，就是观察这颗柚子。我很奇怪，我搬到这里，与这株树相守相望已经三年多了，它为什么直到今天才结出果子，而且只结一颗，就像祖国的生育政策？是哪一阵润物无声的细雨、哪一只狂的蜂、浪的蝶，使这株处女之身的柚子树怀孕，第一次诞出这颗青春的果子？那条悬挂柚子的细枝，每一天都在令人不易察觉地朝下方低垂一点点，使得树枝呈现出微微的弧度。对于世界来说，一株柚子树第一次结了一颗柚子，且新生的柚子正渐渐长大，这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事，但对于这座废园来说，却是一件喜事和大事了，且使得整座园子一下子充满了生机。在这一片衰败和荒芜中，大自然以它自身的神秘，创作了一颗柚子，展览在枝头，“苟日新、又日新、日日新”。宇宙万物生生死死的造化，就这样凭一枚青柚说出。

有一天早晨，推窗而望，柚子不见了，以为是哪个无聊的邻人，摘去当了水果。走到院子里，往树底下仔细一瞧，原来那颗柚子已经躺在草丛中。或许是夜里的一阵风，将它吹落，也可能是它自身的重量，已经超过了一根树枝的承载能力，所以，它自行脱落，重归大地。我对儿子说：“这一颗柚子，使这座废园变成了果园。”儿子争辩说：“但是，你只有一颗柚子啊。”

是的，我只有一颗柚子。但一颗已经足够！造物主的赠予，我们既不能全部留存，更不能尽数带走。一颗柚子，已足以证明一个季节的饱满与圆润。

在院子的另一角，立着一株玉兰树。大概一年开两次花，一次的花期是在冬天将尽未尽的时候；另一次，或许正当初夏与仲夏之际吧。花朵很大，白中透红，望上去就像满枝满桠都栖满了鸽子。记得在北京读书时，校园里的柳树刚刚吐出一丁点芽

苞，就有女同学在班上邀约，嚷嚷着一起去颐和园看玉兰花。那些看玉兰花的女同学，如今或许更爱看的是股市行情牌上的红涨绿跌吧？股市的纷繁世事的纷繁与花事的纷繁，就这样纠缠在一起，难解难分。而昔日的看花人，如今也已渐成养花人了，这“看”与“养”之间，是二十年的逝水、二十年的流云。

在园子的东墙上，是一面石壁，上面爬满的植物，我却从小就认识，那是金银花。小时候就知道这是中药的一种，有清热解毒的功效。曾提着竹篮，到树林里采摘，洗净、晾干后卖给供销社，能赚个五六毛钱，够买好几个练习本了。金银花的花期很长，前些日子，冬天最冷的时候，我远看到叶子早就枯了的金银花藤上，仍残留着两根金银花：一根金，一根银，金的耀眼，银的也耀眼。我伸手摘下来，洗净后放在茶杯里，捏上几根上品龙井茶，用滚水一冲，一股清香扑鼻而来，是真正来自植物深处、任什么化学公司也无法合成的那种纯粹的香气。两根金银花在茶里翻滚、沉浮，隔着玻璃茶杯，看上去像极了古代仕女头上的金簪和银簪。

旧金山的雨季，是在头一年的十二月开始的，到次年的三月前后结束。所以，园子里的草，到五六月间，经大太阳一烤，就全都黄了，一尺多长的草茎，自由在地枯着，不伤时，更不悲秋。但是，冬天里的几场夜雨一浇，太阳一晒，鹅黄嫩绿的草芽芽，就得理不饶人似的，霸占了这座院子。连我摆着一张小桌、在夏天品茗读书的那棵玉兰树下，也有小草从桌腿的底部钻出。

这个时候，我留意到衰朽的木栅栏，有一块已经裂开了，与邻居家的院子相通。我知道，这是邻居家的猫到我们这座废园造访的通道，它们的来访，不需要

护照，也用不着签证。有时候，可以看到一白一黑两只猫，在草丛中翻滚、戏逐，儿子的眼睛就离不开它们了。孩子从小特别喜欢猫。他对猫的那份爱，是我的语言无法表达的。在他的床头，摆着好几张猫的照片。那是他留在故国、留在童年的最亲密的玩伴，他对于祖国的主要牵挂和回忆。

夜里，邻家的雌猫发出了第一声长长的器叫，传达出求偶的信息。记得童年时，老家老辈子的人，听到猫的夜啼、猫在青瓦屋顶上急促跑动的声响，就会喃喃地说：“今年的猫叫得早，怕是日子暖和，要早点下秧苗呢！”

尚不谙人事的儿子问我：“爸爸，猫为什么要叫喊呢？”

我用英语回答他说：She calls for her season（她呼唤她的季节）。

老家的老辈子，是用另外两个字来说这回事的。这两个字，不像我说的这样带点诗意，这样委婉而含蓄，却无疑生动、传神得多，且多少隐含着一点不堪与暧昧的意味，很值得琢磨。这两个字我不说，任谁都猜得出来。

儿子的中文程度有限，不知道 Spring 这个词在中文里有万千种含义和暗示，有许多都跟性与爱密切相关。

其实，谁又真正懂得这个季节呢？这个人类恋爱、生物交媾、雄性躁动、雌性不安的季节。

三月的风吹过的地方，所有的桃花都怀了身孕，所有的梨树都有了私情。漫步在异国客居的废园里，我这双初入中年的倦眼，竟也漾出了青春岁月的那一片桃红与柳绿，在千山外，在故园中。

2002年2月16日，美国旧金山无闲居

（周祖汉摘自《羊城晚报》）

2002年4月13日，韦尔乔图）



黑海边的天堂

1

清晨，天色蓝蒙蒙的，窗帘映出几缕光线。我的妻子格丽雅还像以前一样，准备着一家人的早餐。我默默地看着她的背影。

吃过早饭，我们出发了。儿子开着车，我和妻子坐在后座上。车子在俄罗斯广阔的土地上飞驰。

眼下已是深秋，病弱的格丽雅靠在我肩上，裹着厚厚的毯子，我小心翼翼地搂着她。晨光在车窗玻璃上跳跃。车窗外，森林笼罩在秋日的天空下，像巨大的蜡烛在燃烧，无边无际。

我们此行是去黑海，我们打

算在那里住上一阵子。那一度令我魂牵梦绕的海岸，曾是我俩的天堂。

一路上，不时有小房子从森林深处迎面跑来，欢送我们一程。那条路既熟悉又陌生，一种异样的感觉撩拨着我的心。我还记得，和格丽雅第一次去黑海的时候，走的也是这条路，但那时是夏天，30年前的夏天，格丽雅放暑假，我们去黑海度蜜月……

2

我的格丽雅是带着笑声跳进我的视线的。

那是上个世纪的50年代，

正是中苏友好的黄金时代，当时我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。也许真是缘分，我在一次中苏友谊晚会上认识了她。

我记得当时我们正一起参加一个非常活泼的游戏，有一个人站在当中，抡着一根绳，绳子的一端拴着一个皮球。周围的人都高高跳起，避免被打中小腿，不小心被打中的人很快出局了。我那时还非常年轻，充满活力，很为自己的弹跳力自豪。最后我发现，圈子里只剩下我，还有一个穿长裙、高雅朴素的俄罗斯姑娘。她甩动着的亚麻色长发和笑声交织在一起。

当她看到她的对手是一个中



国小伙子时，笑着叫道：“我退出，冠军是你的了！”

这怎么行？作为男人，我应该先退出比赛。我们互相谦让，结果一起得到了冠军的奖品——一大块巧克力，我们把它分给在场所有的人。

在歌声和酒香的陪伴下，晚会一直进行到很晚。我们出来时，已是深夜，我送格丽雅乘地铁回家。俄罗斯的夜寒冷而宁静，我们走得很慢，积雪在我们脚下咯吱咯吱地响着。

她告诉我，她叫格丽雅，是师范学校的学生。

在地铁站口，我们停了下来，“能给我你的电话吗？”我小心翼翼地问道。“当然啦。”她微笑着把号码给了我。

我看见她眼里美丽的神采在闪烁。那个高挑丰满的身影消失在地下通道的转弯处。我觉得有一种感情在心里悄悄发生了。

几天以后，我约她去滑雪，她答应了。在莫斯科的郊外，有大片大片的森林，冬天的白雪重重叠叠，到处都有木结构的小房子，像童话般散落在森林里。我不太会滑雪，她带着我在森林里穿行，那感觉太奇妙了，可格丽雅的笑声比这更美。

我不知道是不是幸福的人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，转眼间，冰雪消融，森林摇曳起盛夏的绿意。格丽雅请我到她家里玩，她的父亲是位工程师，母亲是幼儿园的园长，他们看上去都是很有教养的人。

“我父母很喜欢你。”从他们家出来后，她告诉我。“是吗？”我掩饰不住地高兴。

3

格丽雅毕业以后，在中学当了老师，我也已受聘在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做翻译工作。我们决定到黑海去度蜜月。

雅尔塔，黑海岸边的名城。我们在城里找了一所房子，主人

占用一间，另一间租给了我们。干净舒适的小屋，从窗口望出去，景物安静而美丽。

第二天一大清早，我们早早起来，穿过静悄悄的街道，一路兴奋地向海岸跑去。大海蓝幽幽地闪着光。

“太美了！”我们对视着。海滩上还没有什么人，几乎一整天，我们手牵着手在沙滩上漫步。穿着泳衣的格丽雅好像一尊维纳斯一样，招来不少羡慕的目光。

我们租了一辆车，在当时，汽车还是奢侈品。每天早上，我们坐在车后座上，从雅尔塔启程，沿黑海岸旁的公路一路狂奔。

每当看到一处美妙的地方，我们就会说：“快停车！”然后走到海边，跳进明亮清澈的海水里，海水温柔地托着我们，暖洋洋的。甜蜜的时刻总是短的，20多天后，我们该乘火车返回莫斯科了。

在火车上，格丽雅从包里拿出一本书，递给我。她想让我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，把稿费寄给远在中国的公婆。

我接过了书，难得她想得这么周到。那时由于苏联政府有限制，我每个月只能寄给自己的父母25元人民币。后来这本书在国内出版了，稿酬不少，我把它给了我的父母，帮助他们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。

婚后几年在莫斯科的生活，我一直感激妻子对我的爱。虽然众多的往事已经模糊不清，但它们在在我心中建起了一座花园，使我多年以后，总能打开一扇通往这个花园的小窗，在孤独时找到安慰。我知道，这扇小窗永远不会对我关闭。

4

我们婚后第二年，也就是1957年，儿子出生在莫斯科的家里，他聪明漂亮，像个甜蜜的小

天使，给我们无穷快乐。

幸福的生活转眼间过去了5年。1962年我回国探亲时，一所著名大学的俄语系主任请我留下任教，因为那时苏联教师都撤回国了。我很犹豫，将此事告诉了母亲，母亲当然愿意儿子留在自己身边。

我写信给格丽雅，她是个通情达理的姑娘，觉得我留下可以照顾我年迈的双亲，况且我们两人还年轻，“可以像中国夫妇那样过分居的生活”。

于是，我交出了护照，报上了户口。但是几个月过去了，我的工作仍没有着落。我找到当地人事部门：

“为什么不让我到华东师大去？”

“俄语人才过剩。”

“我是俄语方面的顶尖人才，不存在过剩问题。”

“挑担子，你懂吗？”

“不懂。”

“国家遭到自然灾害，要职工分担，很多人回乡务农去了。”

“那么，让我去莫斯科。”

“这不是我的事，这是公安局的事。”

我去了公安局。但是我原来的护照已经失效，要回莫斯科就得重新申请，当时中苏关系紧张，申请得到批准的可能性已经不大。

我被留了下来，到一家工厂当职员。

“格丽雅，格丽雅……我是在深夜给你写信。”我把这一切告诉了她。格丽雅彻夜未眠，她只能在信中安慰我，“再等机会吧！”

从此我开始了漫长的等待。我们都未曾想过，这一等就是30年。

1966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，我被打成了“苏联修正主义反革命”。批斗、侮辱向我袭来。1967年，我被送到当地一个



看守所。这期间，我被告知：可以与妻子离婚，与“苏修”划清界限。我始终以沉默相对，宁愿承担所有的罪名，也不愿提出离婚。1973年，我被释放，送到工厂劳动改造。虽然自由了，然而双亲已故，房子被占，自己还得受群众的监督，干着重活。最要命的是，我已经几年没能和自己的妻儿写信联系了。

我彻底绝望了。

一个凌晨，自杀的念头像幽灵一样冒了出来，领着我一步步攀到苏州的一座山上。面对悬崖，似乎希望就在那里。那时我还剩下惟一的自由——自杀的自由。据说，在那座山的自杀成功率是70%，我属于那不幸的30%。我被人救了过来。再生之后，我不再试图自杀，再度开始了等待。

1979年，我被平反了，被安排到一个研究所当翻译。

后来，中苏关系解冻。我狂喜不已，终于可以和妻子通信了。同时我也开始积极准备办理护照用的文件，准备回俄罗斯和妻儿团聚。

发往莫斯科的信寄出后，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，我开始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等待。

一个傍晚，邮递员送来一封信，看到信封上熟悉的笔迹，我的眼泪瞬间落了下来。

5

1991年春天，我乘坐的飞机缓缓降落在莫斯科，我踏上了阔别30年的俄罗斯土地。

在机场的人群中，我一眼就认出了我的妻子格丽雅，我们的手终于握在了一起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格丽雅身后站着一个英俊男人，我知道那是我们的儿子。我走的时候儿子还是一个小孩儿，现在站在那里的，却是一个中年人，他有礼貌地欢迎了他的父亲。

回家的路不再漫长。我和妻子流着眼泪，手拉着手。

在别人眼里，格丽雅也许只是一个病弱的老太婆，但在我眼中，她还是像原来一样美丽，是人间最善良的女人。

家仍旧是30年前的那个家，然而此间岳父母早已去世，不能再见。迎接我的只有墙上挂着的我们结婚时的照片，照片中的两个人，穿着结婚礼服，年轻而又美丽，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。书橱里摆着我原来用过的书，壁橱里挂着我原来穿的衣服。房间的一切基本没有改变。我的眼泪流也流不完。

从那一刻起，我知道，妻子在俄罗斯整整等了我30年。

刚刚回到妻子身边，我每天都得在心理上重新适应这个事实。白日，在那间客厅里，我们有时说说话，试图填补这些年的空白，不想说话的时候就手拉着手，默默地坐着。

在过去的日子里，格丽雅就靠着自己的收入一人带大了儿子，把儿子培养成才，成为大学教授。在莫斯科，她虽然没有遭受来自外界的压力，然而，牵挂像疯长的藤枝，占据她生命中的白日和黑夜。

我开始做翻译，又为好几家中国外贸公司驻莫斯科的办事处做顾问。挣了很多钱，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弥补妻儿，我几十年来亏欠他们的太多了。

然而与此同时，格丽雅也是沉痾日重，金钱再多也回天无力了。

4年后，一个秋天的早晨，格丽雅自感不佳，她向我提出一个愿望：“我们再去一次黑海吧，带着儿子。”

旧地重游，让爱永远留在我们心中。我们选定了一个凉爽的秋日，踏上了去黑海的旅程。

6

黑海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，

海风迎面猛扑过来。

一切依然美丽，然而早已物是人非。

我们仍像30年前那样在海岸旁散步，手拉着手，只是我们再也跑不动了。

在海岸旁，我们坐在沙滩上，细黄的落叶不时吹落在她的衣裙上。夜里，我听着熟睡的格丽雅均匀的呼吸，看着窗外的蓝夜，感到时间不停地流淌。我知道，终有一天，连黑海的涛声也不能再将她唤醒。

但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仍旧感到了无穷无尽的安宁和满足。至少在那些日子里，格丽雅脸上充满幸福，暂时退去了苍白的颜色。

回程中，格丽雅靠着我的肩膀，用她那依旧悠扬然而虚弱的声音对我说：“生老病死，是自然规律。我尝到了人间地狱与天堂的滋味。我没有白活。我有爱我的丈夫，我有不给社会添乱的儿子。我满足了。”

从黑海返回不久，格丽雅永远安息了。

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中，她家族的别墅旁，花叶掩映的阴凉里，我站在为爱妻准备的墓地旁。葬礼安静而朴素，只来了格丽雅的几个挚友和后辈亲人，风轻轻吹拂着天边一朵孤独的云，夕阳烁金，钟声寡欢。

如今，只有柔风在草间吹动，那块墓碑静静地立在那里，上面是我亲手为妻子所书的词句：

——到人间天堂与地狱来潇洒了一回的格丽雅·纪安息于此。

我重新回到了祖国。然而我永远怀念俄罗斯，那里有我的爱妻，我还会再回到那里。

我知道，总有一天，我会同亲爱的妻子埋葬在一起，在那块墓碑上，让儿子加上我的名字。❀

(小 风摘自《中国妇女》2002年第4期，标题有改动，宋德禄图)



炊事班老班长和一个大个子战士，还有一个小个子战士，有一次作战中没有突围出去，与队伍失去联系，被敌人围困在一个叫苇子沟的山上。

已是第七天了。

这七天，三个人是靠吃野菜啃树皮活过来的。

此时，三个人都很无力地靠在一棵粗壮的老榆树上，三个人的目光都很贪婪地望着米袋里的那一把炒米。

望着那一把炒米，老班长的喉结蠕动了几下，小个子战士艰难地咽了下唾沫，大个子战士的那张嘴很大地张着……

谁也没有敢动那一把炒米，老班长有话：不到关键时刻谁也不许动。这句话是昨天夜里老班长端着枪说的。

昨天夜里，老班长刚刚眯瞪，就被一阵撕扯声惊醒。老班长睁眼一看，见是大个子战士与小个子战士争夺米袋里的那一把炒米。

老班长愤怒地抓过枪，拉上枪栓骂道：“妈个蛋，都给我住手！这点米不到关键时刻谁也不能动，谁动我就崩了谁！”

第八天的夜里，夜色漆染一样的黑，老班长拿过那个米袋，走到大个子战士面前，说：“你赶快把这把米嚼下去，趁今晚儿



●袁炳发

一把炒米

没月亮，天黑突出去。我们在北面打枪把敌人吸引过来，你就在南面突。突出去找到队伍来救我们。”

大个子战士激动地接过米袋，稍迟疑一下就把米抓到嘴边。这时，小个子战士却一把夺过米袋，对老班长说：“还是叫

我吃吧！我个子小，突围灵巧。”

老班长被小个子战士的突然举动激怒了，他夺过米袋，一拳就打在小个子的鼻子上，骂道：“混账小子，灵巧个屁，个子顶不住枪杆高！”

小个子战士就不再言语，就流着泪抹着鼻内流出的殷红的血。

大个子战士狼吞虎咽地把那把米嚼了进去。

突围开始。老班长和小个子战士在北面山坡上的一阵枪声把敌人吸引了过来。

突围出去的大个子战士，回望着苇子沟的北山时，那里的枪声正一阵紧似一阵……

几天以后，大个子战士带着队伍来营救老班长和小个子战士时，却在苇子沟的北山坡上，发现了老班长和小个子战士布满了弹孔的尸体。

大个子战士痛悔地仰天长哭。之后，就和其他战士一起，把老班长和小个子战士的尸体掩埋苇子沟的北山上。

几十年过后，一位大个子将军来到苇子沟，在苇子沟的北山上，立下一块墓碑，上写：“革命烈士刘冬生父子之墓。”

（李启义摘自《语文报》

2002年2月26日）

●王晓莉

心的位置

十年前的理想是：背一肩行囊孤身走过大漠或航行海中，有数次奇遇（有惊无险）、一次艳遇（女子也幻想艳遇），然后写一本厚厚的书，名噪天下，走到哪儿都有人认出你来。应了那两句词的前半部分：八千里路，三十功名。

五年前的理想是：拥有一间不大不小的店，卖书可，卖零食杂货亦可。日间生意兴隆，日进数金；夜来灯下与一个人静静对坐，他翻着叶芝的

诗，有一首是“当你老了，头白了”，但是请他不要念出声来。因为更相信沉默中的诗意。因为他也正是自己所爱的人。

现在的理想还有吗？说起来那样简单：一日里，能听到一句令我畅笑一回的话，遇见一个令我凝眸数秒的路人，尝到一种清爽可口的食物，这一日便是好日；一日里，心平气和地处理每一个“莅临”自己的麻烦，化解每一段不期而至的人际纠葛，做到风动幡动心不动，这一日也便是好日子了。

理想疆域的“版图”就这样越缩越小。可是我想这也许是更符合自然与真实的，因为它回到了“心”的位置，虽然它只占一点，然而却是最好的位置。

（陈良摘自《涉世之初》2002年第4期）



教养是个高频词。时下，如果说某人没教养，就是大批评大贬义了。如果说一个女人没教养，简直就如同说她是三陪小姐了。

什么叫教养呢？辞典上说是“文化和品德的修养”，但我更愿意理解为“因教育而养成的优良品质和习惯”。

一个人可以受过教育，但他依然是没有教养的。就像一个人可以不停地吃东西，但他的肠胃不吸收，竹篮打水一场空，还是骨瘦如柴。不过这话似乎不能反过来说——一个人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，他却能够很有教养。

教养不是天生的。一个小孩子如果没有人教给他良好的习惯和有关的知识，他必定是愚昧和粗浅的。当然，这个“教”是广义的，除了指入学经师，也包括家长的言传身教和环境的耳濡目染。

教养和财富一样，是需要证据的。你说你钱不成，得拿出一个资产证明。教养的证据不是你读过多少书，家庭背景如何显赫，也不是你通晓多少礼节规范，能够熟练使用刀叉会穿晚礼服……这些仅仅是一些表面的气泡，最关键的证据有如下若干。

热爱大自然。把它列为有教

养的证据之首，是因为一个不懂得敬畏大自然、不知道人类渺小的人，必是井底之蛙，与教养谬之千里。这也许怪不得他，因为

判道——这个人太没有教养了。可见教养和绿色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懂得与自然协调地相处，懂得爱护无言的植物的人，推而广之，他多半也可能会爱护更多的动物，爱护自己的同类。

一个有教养的人，应该能够自如地运用公共的语言，表达自己的内心和同他人交流，并能妥帖地付诸文字。我所说的公共语言，是指大家——从普通民众到知识分子都能理解的清洁和明亮的语言，而不是某种狭窄的土语俚语或者某特定情境下的专业语言。这个要求并非画蛇添足，在这个千帆竞发的时代，太多的人，只会说他那个行业的内部语言，只会说机器仪器能听懂的语言，却不懂得和人亲密地交流。这不是一个批评，而是一个事实。和人的交流的掌握，特别是和陌生人的沟通，通常不是自发产生的，是要通过学习和练习来获得的。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，他所掌握的词汇是有限和贫乏的，除了描绘自己的生理感受，比如饿了、渴了、睡觉以及生死的个体感受之外，他们对于自己的内心感知甚为模糊，因为那些描述内心感受的，通常是抽象和长于比兴的。不通过学习，难以明确恰当地将它表达出来。

教养的 证据

●毕淑敏

如果不经教育，一个人是很难自发地懂得宇宙之大和人类的渺小的。没有相应的自然科学知识，人除了显得蒙昧和狭隘以外，注定也是盲目傲慢的。之所以从小就教育孩子要爱护花草，正是这种伟大感悟的最基本的训练。若是看到一个成人野蛮地攀折花木，通常人们就会毫不迟疑地评



那些虽然拥有一技之长，但无法精彩地运用公共语言这种神圣的媒介，来沟通和解读自我心灵的人，难以算是一个有教养的人。技术是用来谋生的，而仅仅具有谋生的本领是不够的，就像豺狼也会自发地猎取食物一样，那是近乎无需教育也可掌握的本能。而人，毫无疑问地应比豺狼更高一筹。

一个有教养的人，对历史有恰如其分的了解，知道身为人，我们走过了怎样曲折的道路。当然，教养并不能使每个人都像历史学家那样博古通今，但是教养却能使一个有思考爱好的人，知晓我们是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。教养通过历史，使我们不单活在此时此刻，也活在从前和以后，如同生活在一条奔腾的大河里，知道泉眼和海洋的方向。

一个有教养的人，除了眼前的事物和得失以外，他还会不同程度地想到他远大的目标。教养把人的注意力拓展了，变得庞大和光明。每一个个体都沉浸在黑暗峡谷的时刻，当你在跋涉和攀援中，虽然伤痕累累，因为你具有的教养，确知时间是流动的，明了暂时与永久，相信在遥远的地方，定有峡谷的出口，那里有瀑布在轰鸣。

一个有教养的人，特别是女人，对自己的身体，有着亲切的了解和珍惜之情。知道它们各自独有的清晰的名称，明了它们是精致和洁净的，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，并无高低贵贱的区别。他知道自己的快乐和满足，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建筑在这些功能灵敏的感知上和健全的完整上的。他也毫无疑问地知道，他的大脑是他的身体的主宰。他不会任由他的器官牵制他的所作所为，他是清醒和有驾驭力的。他在尊重自己身体的同时，也尊重他人的权利。在驰骋自我意志的骏马时，也精心维护

着他人的茵茵草地。

一个有教养的人，对人类各种优秀的品质，比如忠诚、勇敢、信任、勤勉、互助、舍己救人、临危不惧、吃苦耐劳、坚贞不屈……充满敬重敬畏敬仰之心。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够身体力行，但他们懂得爱戴和歌颂。人不是不可以怯懦和懒惰，但他不能把这些陋习伪装成高风亮节，不能由于自己做不到高尚，就诋毁所有做到了这些的人是伪善。你可以跪在泥里，但你不可以把污泥抹上整个世界的胸膛，并因此煞有介事地说到处都是污垢。

有教养的人知道害怕。知道害怕是件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，它表示了自己的限制，知道世上有一些不可逾越的界限。知道世界上有阳光，阳光下有正义的惩罚。由于害怕正义的惩罚，因而约束自我，是意志力坚强的一种体现。

有教养的人知道仰视高山和宇宙，知道仰视那些伟大的发现和价值，知道对于自己无法企及的高风亮节表达尊重，而不是糊涂地闭上眼睛或是居心叵测地嘲讽。

教养是不可一蹴而就的。教养是细水长流的。教养是可以遗失也可以捡拾起来的。教养也具有某种坚定的流传和既定的轨道性。教养是一些习惯的总和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教养不是活在我们的皮肤上，是繁衍在我们的骨髓里。教养和遗传几乎是不相关的，是后天和社会的产物。教养必须要有酵母，在潜移默化和条件反射的共同烘烤下，假以足够的时日，都能自然而然地散发出香气。教养是衡量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一张X光片。脸上可以依靠化妆繁花似锦，但只有内在的健硕，才经得起冲刷和考验，才是力量的象征。

(雪 梦摘自《北京青年报》)

2002年4月16日



不生气的秘诀

●金世彬

古时候，西藏有一个叫爱地巴的人，他一生气就跑回家去，然后绕自己的房子和土地跑三圈。后来，他的房子越来越大，土地也越来越广，而一生气，他仍要绕着房子、土地跑三圈，哪怕累得气喘吁吁，汗流浃背。当爱地巴很老了，走路已经要拄拐杖了，他生气时还要坚持绕着土地和房子转三圈。

一次，他生气，拄着拐杖走到太阳已经下山了还要坚持，他的孙子怕他有闪失就跟着他。孙子问：“阿公！您生气就绕着房子和土地跑，这里面有什么秘密？”

爱地巴对孙子说：“年轻时，我一和人吵架、争论、生气，我就绕着自己的房子和土地跑三圈，我边跑边想——自己的房子这么小，土地这么少，哪有什么时间和精力去跟人生气呢？一想到这里，我气就消了。气消了，我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工作、学习了。”

孙子又问：“阿公！您年老了，成了富人，为什么还要绕着房子和土地跑呢？”

爱地巴笑着说：“老了生气时我绕着房子和土地跑三圈，边跑我就边想——我房子这么大，土地这么多，又何必和人计较呢？一想到这里，我的气就消了。”

(木 柯摘自《做人处世》2002

年第5期)



一个乘客的航班

● 李 言

圣诞节后的一个白雪皑皑的日子，我又来到阔别三年多的小镇纽芬兰。小镇位于加拿大北部原始森林的边缘，仅有几条单调的街道，数排低矮的房屋，然而在地广人稀的加拿大，这巴掌大的小镇，可是通往林区腹地的交通要道。

小镇虽然偏僻冷清，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上次出差，就是在这里换乘小型飞机，前往北部一家矿业公司的。飞往那里的班机，每日仅有一次，傍晚去，清晨返回。

那次登上飞机后，我发现除了一名驾驶员、一个助手外，我竟是机上惟一的乘客。那位年约五十、头发花白的驾驶员一丝不苟，他在面前放下几包炸土豆片、花生豆后，操起话筒，把乘客注意事项一字不漏地给我宣讲

了一遍。

起飞时已夜幕低垂。他一面嚼土豆片，一面和坐在旁边的助手闲聊。飞机升空后，倾斜着翅膀，在小镇上方绕了一个大圆弧。此时，只见驾驶员从座位下掏出一只大号的手电筒，朝着下面一明一灭接连闪了三下。

我感到好奇：“请问，你在做什么呢？”

驾驶员收回电筒，笑呵呵地答道：“给我太太打个招呼。每天这个时候，她都站在窗前，眼巴巴地望着我呢。”

我从机窗望下去，小镇的点灯灯火，在夜色中似繁星闪烁，充满了诗情画意。

时隔三年，重返林区小镇，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那个花白头发的机长来，不知今晚是否还要与他结伴同行。在候机楼里，我

一面喝咖啡，一面隔着大玻璃窗，凝视着远远的西天。积雪覆盖着莽莽原野，落日的余晖，正一点点被黑暗吞噬。一种旅途的孤独让我想起了妻子。

那天早晨，天尚未明，我起身穿衣时，妻在枕畔眯着眼咕哝了一句，要起来为我煮咖啡。想起昨晚妻说头晕，饭都没吃就躺下了，我忙说不用，随手将毯子往上拉拉，盖住了妻裸露的肩头。在台灯昏黄的光影下，我猛然发现，妻的后脑上，竟然长出一根白得耀眼的发丝。

我的心蓦地抖动了一下。做完了博士后，费了许多周折，我才在一家公司谋得这个质量检查员的职位。这是个辛苦差事，经年累月地奔波于北美和欧洲大陆，与家人聚少离多。细算起来，孤身一人在旅途中度过的夜